



## 忆民兵训练往事

□ 阴元昆

在我的影集里,有两张泛黄的照片,一张是两名民兵合影,一张是一名民兵持枪的留影。每当看到这两张照片,我就会想起曾经参加民兵训练的往事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国际形势风云变幻,毛主席发出了“大办民兵师”的号召。随后,各地的民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。1975年底,我在聊城钟表厂当工人。当时厂里建有基干民兵营,下设高射机枪连、步兵连,各车间、科室建有民兵排。我也是一名基干民兵,经常参加厂里组织的民兵训练。

那时候,厂里没有武装部,专门负责民兵训练事宜,武装部的仓库里,各种枪支弹药一应俱全。厂武装部经常组织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,射击场地就在现在的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东边的二千渠岸边,垒有高大厚实的土墙作为屏障,我们称它为“高冈”。



民兵在值勤



民兵在训练

开始的时候,我们使用老式七六二步骑枪训练。射击的时候,打一枪,须退掉弹壳,往枪膛里装填一颗子弹,再瞄准射击,程序非常麻烦,射击速度也比较慢,而且枪后坐力很大,能把肩膀撞出一块红印。

后来,我们改用半自动步枪训练。射击的时候,它能够自动装填子弹上膛,每扣压一次扳机,就发射一颗子弹。这款步枪外形很漂亮,操作也很方便,深受民兵的喜爱。

我们还使用过自动步枪。它能够自动装填子弹上膛,不光能单发射击,只要扣住扳机不放,就可以连续射击。正因为它的这种性能,所以控制点射、连发有些难度,有时一扣扳机,弹匣里的子弹就全都打光了,而且子弹不一定都能打到靶子上。

我们还使用过重机枪。重机枪是一种装配有固定枪架、能够长时间射击的机枪。它比较好操作,只要趴在地上,瞄准靶子,扣动扳机,机枪就会“突突突”不停地射击。

高射机枪就属于重武器了,它的枪管又粗又长,子弹个头也大。我们训练的时候,采用高射机枪平射。发射子弹的时候,它的声音特别大,像打炮似的,枪响之后,高射机枪周围瞬间扬起高高的尘土,场面相当震撼。

我们还进行过手榴弹实弹训练。投弹场地就设在“高冈”后边,紧靠着二千渠。训练的时候,在厂武装部马部长的指导下,投弹的民兵先把手榴弹柄上的盖子揭开,再把里边的铁环掏出来套在手指上,接着把手榴弹迅速向河面投去,然后赶快卧倒在掩体里。随后,手榴弹在河水中爆炸,随着一声闷响,河面上喷出一串高高的水柱。有一次,有个男民兵玩刺激,拉弦后默数“一二三”再投出去,手榴弹凌空爆炸,非常危险。还有一次,一个女民兵投弹时,由于过度紧张,拉弦后不慎把手榴弹掉在了脚下。马部长迅速把女民兵拉到旁边卧倒,手榴弹在掩体里爆炸,好在有惊无险。

厂武装部还组织开展了半自动步枪拆装比赛,让每个民兵都熟悉枪支、爱护枪支,更加熟练地使用枪支。厂里还把民兵学习、训练、值勤等活动拍成照片,张贴在厂里的宣传橱窗里。厂里每年都会开展先进民兵评选活动,鼓励大家争做生产线上的标兵、训练场上的模范。

转眼40多年过去了,虽然我们这一代民兵已过花甲之年,但是,我们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。我的耳畔似乎又传来嘹亮的歌声:“走向打靶场,高唱打靶歌,豪情壮志震山河……”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20世纪70年代,阳谷三中的压水井。 (潘瑞政提供)

□ 孙会昌

前不久,我去外地某农庄参加笔会,中午就餐时,发现山下有一座南北走向的长廊,廊下砌有一排大锅头,每个大锅头的后侧均装有一口压水井。这水不是从地下压上来的,而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,轻轻压一下压水井,水就喷涌而出。

正巧有一群初中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来此地春游,他们正围着一口口压水井,兴致勃勃地按压着那长长的铁制把柄,一股股清泉水流了出来,供他们刷洗碗筷等。学生们欢快地笑着、闹着,在他们的欢声笑语里,我想起了老家东阿县姚寨镇前范集村的那一口压水井。

老家的那口压水井在老东屋的西窗外。那是40多年前父亲雇打井人安装的。当年打这口压水井,是因为当时村子里村西、村中、村东各有一口大井,村东那口大水井距我家最近,但也得有三里地。那时,父亲每天都会早早起来去那口井里挑水,直到挑满家中的深水缸为止。一家六口人,饮水、做饭、洗衣需要用水,家禽家畜也需要饮水,常常到不了傍晚,深水缸就见底了,父亲教学归来不得不再去挑上几桶。为了方便家中日常用水,解除一天两次的挑水之劳,父亲决定在自家院子里打一口压水井。

大约打到八九米深,地下水就涌了上来。白色的长管底部裹好细棕纱,直插入井底,抽净浑水,清理好井眼,然后,在地面上用水泥、红砖垒一高矮相当的台子盖住井口,台子上安装一个压水井头,这才大功告成。压水井头是生铁铸造而成的,鸭脖状的出水口下面,是一口埋在地下约三分之二的大深水缸。把二三十厘米长的一根滑溜的圆木棍,与原生铁压手柄用铁丝绑定,上下压动加长手柄,就将井下的水给引上来了。

盛夏时节,农忙归来,喝上几口刚压上来的地下水,洗一把脸,擦一擦身子,再冲一冲脚,清爽甘甜的井水便将满身的暑气、尘埃和疲劳一扫而光。

晚饭后,父亲切开用井水冰镇过的大西瓜,红红的沙瓤、甜甜的汁液、凉凉的口感,让人爽到了极点。

有了这口压水井,奶奶和母亲再也不用到坑边去洗衣服了,我和弟弟身上的衣服又干净了许多,压水井给我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。

即便是在大旱的时候,这口井也从未枯竭过,每天都“吱吱呀呀”地唱着压水歌,甘甜清冽的井水滋养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,也滋养着院里院外那长长的豆角、翠绿的韭菜、紫红的茄子、鲜红的辣椒……在这口压水井的陪伴下,我慢慢长大。

近年来,农村经济飞速发展,一幢幢高大宽敞的新砖房拔地而起,更加清洁方便的自来水走进了千家万户,我家那口压水井也慢慢被闲置。

如今,压水井已不多见,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,更是不知其为何物。商家把这曾经几乎家家必备的压水工具搬进了旅游景区、农家乐等地,以此博取年轻人的眼球。我想,不管在哪里,压水井都会以长者的身份,见证、诠释着美好生活的变迁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

## 压水井